

“乡村·未来”：库哈斯带来了什么？

马惠娣¹ 易能²

（发表于《晋阳学刊》2021年第1期）

摘 要

“乡村·未来”展览，2020年2月20日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开展。这是通过建筑师和城市主义者的视角来解答当前紧迫的环境、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展览。它以独特的方式探索未来乡村和边远地区的变化与走向。

一个以“大手笔”专事设计城市建筑的雷恩·库哈斯先生为何关注“乡村”？策划并举办此展览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动机启动了他？又给处于后疫情时代的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我们试图以库哈斯的“乡村·未来”为背景，反思城-乡发展中的弊端，反思人与自然关系构建的路径，重新审视现代化中的谬误以及城-乡关系融合的价值。

关键词： 重新发现乡村 质疑城市化 城乡融合 后疫情时代

引 言

雷恩·库哈斯是当今世界上著名的城市研究与设计者之一，1975

¹ 马惠娣，女，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研究中心特聘主任、研究员，正在主持“自产食蔬”国际合作项目。学术旨趣：自然辩证法、跨学科休闲研究。邮箱：mahuidi@china.com

² 易能，女，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工学博士；（研究方向：休闲农业与循环农业理论、政策，品牌建设）；“自产食蔬”国际合作项目协调人。

年他创立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其设计作品以现代主义风格的城市建筑为主。因此，人们很难把库哈斯和“乡村”关联在一起。然而，2020年2月20日，库哈斯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了以“乡村·未来”（countryside, the future）为主题的展览。库哈斯说：“‘乡村·未来’主题展览无关艺术和建筑”。那么，他策划并举办这个大型展览的目的是什么？为何由专事城市建筑而转向“乡村”问题？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又给处于后疫情时代的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一、库哈斯与“乡村·未来”

雷恩·库哈斯（Rem Koolhaas）是荷兰普利兹克奖建筑师、理论家，OMA 建筑公司的创始人，其设计作品以现代主义风格的城市建筑为主。曾于1978年出版《癫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并崭露头角。

北京东三环中央电视台的新建筑就是库哈斯的作品。除此之外，他为世界多个国家设计了以现代主义风格的大型建筑物。可谓名噪一时。

不过，库哈斯从来不墨守成规，2016年他在美国建筑师协会大会上对这个行业的衰败进行了坦诚的评价。他说：“当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多元的世界，其中包含各式各样的拥有自己独特价值体系的文化观念。如果你想融入，你就要对于这极其复杂多变的价值体系、不同的文化观念都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传统的西方绝对正确的价值体系已再站不住脚。因而，我们需要变得更加理智和严谨，要做一个相对

主义者。”³

看来，超越专业领域，超越固有的学术圈，是库哈斯一贯的学术与职业品格。“他总是比学院里一些刻板的建筑历史学家及理论家领先一步。‘乡村·未来’就是朝着下个趋势前进”。⁴ 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能从城市转向乡村！

“乡村·未来”（countryside, the future）展览，于2020年2月20日至8月14日在纽约古根海姆（Solomon R.Guggenheim）博物馆展出。博物馆的1-6层为展厅，包括电影、档案材料、墙纸图形等多种技术手段，通过声、光、影、电展示并叙述多个国家的独特案例，包括中国、卡塔尔、德国、肯尼亚等国。展览集萃了新、旧思想，旨在重新发现农村的动态状况。乡村，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结构稳定，且发展缓慢的地方。然而，“乡村·未来”却展现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敏锐与灵活的领域，甚至超过了现代大都市。展览着墨于人与非人类的生态系统、环境保护行为、人工和天然共存理念、休闲生活中所需的恬静与安然居所，以及新的地球风景景观规划的现代理念。

展览创意来自库哈斯和他的合作者联盟，参与课题成员来自世界多个国家，代表全球不同地理位置和广泛的专业知识，并以他们十余年的社会观察与考察为基础。⁵ 这个展览也不止于研究当代，尝试着解释在20世纪的土地改革，集体农业模式下人们对乡村纯真气息的迷恋。⁶ 看得出库哈斯与他的学术前辈们在思想上的共鸣，同时，试

³ Rem Koolhaas: "Architecture Has A Serious Problem Today", The 2016 AIA Convention in Philadelphia, May 11, 2016

⁴ Media preview of exhibition "Countryside, the future" in New York, <https://www.wallpaper.com/>

⁵ "Countryside, the future" , www.baidu.com/oma.eu/projects/countryside-th

⁶ "Countryside, the future" , www.oma.eu/projects/countryside-th

图有新的突破。

二、库哈斯的前辈们：质疑中的城市

西方国家在城市发展中遭到了工业社会和消费主义思潮对传统城市带来的巨大冲击。这种城市的特征是：人口数量巨大、高密度，各种各样的聚集区像马赛克一样拼接在一起，尽显单调与乏味。整个城市就是一部机器，人们似乎丧失了对风景如画引起愉悦的感知能力，而完全成了追求社会“机器”效率与功能的附属物。城市人口与城市规模的快速膨胀，带来了人们对“野生自然”情趣的失落感，破坏了人居环境的平和与宁静。人们普遍产生了“思乡病”和“反城市”的情绪，开始反思已然变得冷漠与丑陋的城市现状。⁷

18世纪末的英国，城市规划理论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花园城”概念，其中有六个要素：①人口被严格限制；②容易接近绿地，绿地散置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③绿色地带不得侵占；④产业多样化；⑤城市设计必须符合土地特征（必须考虑土地的地形、自然断裂、水系等各种自然条件）；⑥全部土地由发展公司掌握。⁸

霍华德之后，刘易斯·芒福德进一步发展了“花园城”模式，提出了“生态城市”理论，意即：是把城市的整个环境作为维持人类生命的系统来研究，核心问题是人类如何组织自身以适应有限的和不断变化的环境。生存的关键与其说是竞争，不如说是与自然生态相互依

⁷ 马惠娣文，西方城市游憩空间规划与设计探析，齐鲁学刊，2005年第6期

⁸ 康少邦、张宁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3-215页

存。⁹

1961年世界卫生组织总结了满足人类基本生活要求的条件，提出了居住环境的基本理念：“安全性(safety)、健康性(health)、便利性(convenience)、舒适性(amenity)”，即：宜居城市概念的内涵。“城镇集群”作为整个区域的共同目标和行动纲领被提出。¹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欧洲共同农业政策”更关注绿色可持续发展，“实施 LEADER 项目，鼓励当地行动者参与到农村发展的设计、实施、决策和资源分配的过程当中。进入 21 世纪后，乡村发展范式的综合性与弥散化共存。关注农村发展的内生性、创新点、社会资本、市场管理、新制度安排、可持续性这六个方面的农村网络框架等等。”¹¹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简·雅各布斯对传统的城市规划观念发生了怀疑，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生存系统》等著述，挑战了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使人们对城市的复杂性和城市应有的发展取向进行了重新评估并，提出“混合性和多样性”发展概念。¹²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卫·哈维教授曾经指出：城市化已经发展到一个令人惊悚的程度，人口规模不可思议地集中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人们在虚幻的快乐、和谐、宁静之中慰藉并不存在的心理和情绪感受，并通过商品拜物教的宣泄，一方面似乎自觉拥有了“自

⁹ 刘易斯·芒福德（1895—1990），美国社会哲学家，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开山鼻祖，著有《城市发展史》等多部著作。

¹⁰ 1976年，联合国召开了首届人居大会，提出“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提供住房、基础设施服务”，相继成立了联合国人居委员会（CHS）和联合国人类住区委员会（UNCHS）。

¹¹ 田甜、左停文，欧盟乡村发展的路径变迁及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现代经济探讨》2019年第9期。

¹² 简·雅各布斯（1916-2006），早年做过记者、自由撰稿人，曾任《建筑论坛》助理编辑。在负责报道城市重建计划的过程中，她逐渐对传统的城市规划观念发生了怀疑，并由此写作了一批思想锐利的著作，其中《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为代表著。

由”，另一方面助推了资本权力的扩大。我们的存在空间正充满着不尽的控制和压榨。超大城市的扩张和快速的城市化使农村不得不在蔓延的城市中挣扎。他认为，人类正以城市化的名誉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挑战传统城市理念和建城目的，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¹³

我们没有考证库哈斯与这些学术前辈们的师承关系，但，“乡村·未来”中传递出许多前辈们的思想。

三、由城市转向乡村：库哈斯带来了什么？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库哈斯发现现代建筑的问题是缺少对现代发展的正确理解，城市急速的变化，改变着城市本质，并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移入城市居住，乡村面临一场衰退。他认为，“城市仅占整个地球面积的 2%，还有 98% 的面积一直被忽视……乡村是‘一块画布、投射着一切行动、意识形态、政治团体和个体革命的意图’。”然而，却是“被忽视的区域”，“长期以来，全球焦点都放在了城市上，对乡村的发展缺乏关注”。¹⁴

库哈斯观察视角敏锐与独到，并认为今天的乡村与城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融合，“新冠疫情”大流行凸显了乡-城融合的紧迫性。

在“乡村·未来”展览中，库哈斯试图通过五大主题——“休闲和逃避主义”¹⁵、“政治再设计”、“(再)移居”、“自然·保护”及“笛卡尔主义”五个维度思考全球范围内的非城市地区所经历的政治、经

¹³ 笔者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在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召开的“国际城市社会学研讨会”大会上向大卫·哈维教授请教问题时，他给予的回答。详见“理想城市：在梦幻与现实之间”，www.chineseleisure.org

¹⁴ "Countryside, the future"，www.oma.eu/projects/countryside

¹⁵ 休闲，是西方文化传统的重要基础，意在对人性的完善、修复与丰满。逃避主义，由美国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作为学术理念提出，并著有《逃避主义》一书，核心思想：逃离生活中的陈腐与混沌状态，逃向返璞归真的生活。展览中“休闲与逃避主义”与此有同样的意思。（笔者注）

济、社会和文化变革。他超越了建筑学的局限，并与农业科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生态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去探索未来乡村的前景。¹⁶展览目的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城市的过度关注，把目光转移到乡村上来，从城市文化及对城市生活的固有偏好中脱身.....要完善现代化，认识到现代化中的谬误”。库哈斯如是说。¹⁷

在“休闲与逃避主义”的版块中，大量图片和文献展示了早期罗马和中国文化中的乡村休闲故事。“在基督诞生之前，有一个关于乡村的全球共识；相隔万里的罗马人和中国人，就将乡村作为一个创造性和理想化的存在空间，并留下了复杂而连贯的文本。如今，一种“提升”的消费方式、一个价值 4.5 万亿美元的健康产业正在改变整个农村地区。在意大利、瑞士、中国，那些真实的村庄（authentic villages）正被改造成健康度假胜地。”¹⁸ 人们需要返璞归真，也需要天然与宁静的生活环境。

玄妙的是，库哈斯以“笛卡尔主义”作为“展览”的结尾，其意味深长。笛卡尔主义中“哲学与奇幻”对西方人影响很大。“我思故我在”是其核心思想。没有“思”的“在”，人一定迷茫，容易走向固步自封，又何谈发现与创造！

四、“乡村·未来”带给我们的启示

“乡村·未来”展览的可贵之处：唤醒人对未来的反思！其意义超过了展览本身。关注“被忽视的区域”，审视现代化与城市化谬误的一面，重新发掘乡村作为人类生存和重新安居之地的可能性。尤以

¹⁶ "Countryside, the future" , www.oma.eu/projects/countryside

¹⁷ 同上。

¹⁸ Leisure and Escapism, "Countryside, the future" , www.oma.eu/projects/countryside

后疫情时代的来临，看来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1、库哈斯把奇思妙想与热情从城市转向了乡村。按照库哈斯提供的数据，“城市仅占全球面积的 2%，还有 98% 的面积一直被忽视。”这个 98% 比例中，包括城郊、农村、自然保护区、无人区、甚至海洋等等。如此的乡村概念意味着什么——寻找人类新的安居之所，重构人的生活方式之结构，乡村的意义分外重要！

随着发明创造的日益翻新，人们在享受自己创造物的同时，也把自己带入了困境——气候变暖、灾害频仍、空气污浊、水系浑浊、高楼大厦遮天蔽日、道路拥挤不堪、食物污染、“996”存在方式、“水泥森林居所”、物欲与物役中的休闲生活等等，呈现出人们在城市中挣扎的迷茫与混乱，人们变得焦虑、恐惧、孤独、躁狂。人类无尽的欲望将地球变得千疮百孔，也为自己“戴上精神镣铐”。没有大自然的抚育与抚慰，人注定是“自毁家园”（精神与物质）。人类需要回归自然，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2、库哈斯说“长期以来，全球的焦点都放在了城市上，对乡村的发展缺乏关注”。¹⁹ 那么，城市在库哈斯的心里果真不重要吗？在我们反复的解读中，理解他的用意是批评人们对城市的过度偏爱。如今，城市发展不仅失去了目标，而且在无目标的发展中造成生态失衡、阶层失衡、地域失衡、人性失衡等等现象的出现。库哈斯的反思更可以看作是对城市前景与发展极限的预警。他希望用“新的想象力”——一种颠覆性的理念、思想、方法、路径。不是振兴，而是改变！

¹⁹ "Countryside, the future" , www.oma.eu/projects/countryside

既然要改变，就意味着必须超越建筑学的局限，并与多学科、跨学科结成联盟。这是一个极好的学术范式。城-乡规划与建设，不是做设计、出图纸那么简单的技术活，不是“今天建了，明天拆了”，不是权力+资本的游戏，更不是拍脑门或独断专行的行政管理。说到底，城-乡融合首先是在文化文明构建中的共识，尊重自然是它的基础。仅靠技术工具路线，而缺少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难以实现“想象力”的突破。

3、现代化与城市化太诱人了，人类正描摹着一幅几近疯狂的“城市宏伟蓝图”。库哈斯却从现实中发现了“现代化中有谬误的一面”。²⁰ 现代化在世界上只有几百年历史，其价值与谬误，我们已亲见亲力亲为。现代化最大之“谬误”是对自然、大地与人性关系的割裂。“历史上的乡村是什么样子？二十世纪的主要政治人物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当前的状况如何？未来需要做什么，以及将以什么方式形成路径？”乡村，已被现代化遮蔽了太久。²¹ 展览还辟出专版展示自产食蔬的栽种与栽种新技术、新空间，以及未来粮食短缺的预警，给“自产食蔬”在未来发展带来很多启示。

五十年前，罗马俱乐部²²通过数学模型计算出地球的压力太大了，特别是人口增长、粮食生产、资源消耗、工业发展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警告人类“地球是一个有限的世界”，“无限的增长与有限的资源环境构成的矛盾，必然导致‘增长的极限’”。²³大自然依然成为不尽资源

²⁰ 同上。

²¹ "Countryside, the future" , www.oma.eu/projects/countryside

²² 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 1968年成立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 主要从事有关全球性问题的宣传、预测和研究活动。

²³ 德内拉·梅多斯等著, 李涛等译,《增长的极限》,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年, 序言。

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污水池”。²⁴人们对自然索取的快感掩盖了“现代化中的谬误”。

在库哈斯看来，2020年应该是城市文化的反思年。²⁵

余 论

“新冠疫情”大流行凸显了乡-城融合的紧迫性，对重新评估乡村作为人类生存和重新安居之地具有特别的意义，也唤醒了人们对城市发展中诸多弊端的反思，对乡村与城乡关系的重新审视，对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向往。

疫情期间，在欧美国家，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纷纷逃离纽约、巴黎和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去乡下，为的是更加贴近大自然。在英国，80%的人住在带有私家花园或可以从事私人园艺的房屋中，园艺产业每年约给英国带来30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在日本，疫情期间人们创新了“植物工厂”的经营模式，不仅给人的生活带来便利，也开辟了新的产业形态，搭建了乡村与城市之间资源双向输出的桥梁。疫情常态化，也坚定了城市居民在自己家里种植水果和蔬菜的意愿，从而为城市农业提供一种潜在而持久的活动。为人们通过“自产食蔬”去接近自然、修复人性，甚至是防备“不时之需”。

中国有五千年农耕文明史，留下“天人合一”、“勤俭节约”、大地伦理等文化遗产，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为核心的“礼仪之邦”。乡村作为一个天然与丰饶的生存空间依然是人们的向往。

²⁴ 詹姆斯·奥康纳著，唐正东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6页。

²⁵ 黄婷婷文，库哈斯：乡村的可能性，《信睿周报》，2020年第7期。2020年4月14日

现代化与城市化一直是人类追逐的目标和动力，但是，目标与标准的模糊不清，城市与乡村关系的失序，人与自然的割裂，不仅难以让大地生长出优质的食物，也让物欲与物役的双重枷锁束缚人性的伸展。此次疫情期间相当多的人逃往乡村就是一个预警。

疫情常态化下，我们不得不反思：拓展乡村的空间在哪里？城乡关系如何再构？城市化发展应规避什么？食品安全的路径？“自产食蔬”是否可做不时之需？一个需要用 1000 倍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微生物，把人类已经打得七零八落，可见人的脆弱和科技至上的有限性。

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质疑完全城市化的必要性，重新发掘乡村作为人类生存和重新安居之地的可能性。这就是库哈斯带来的新理念。

"Country · The Future": What Does Rem Koolhaas Bring?

Ma Huidi²⁶ Yi Neng²⁷

Abstract: Countryside · the Future, at New York's Guggenheim Museum, from February 20, 2020 to August 14, 2020. It is an exhibition addressing urgent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issues through the lens of architect and urbanist Rem Koolhaas. It explores in a unique way radical changes in the rural and remote regions.

Why does a person who specializes in urban architecture pay attention to "countryside"? What is their purpose for planning and holding this exhibition? What motivated them? What enlightenment does it bring to u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We try to use Koolhaas's "Countryside • The Future" as the background to reflect

²⁶ Ma Huidi, a specially appointed director and research fellow of Leisure Studies Center of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is hosting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 of "home grown food". Academic Purport: Dialectics of nature, interdisciplinary leisure studies. Email: mahuidi@china.com

²⁷ Yi Neng is deputy director, associate researcher and doctor of Leisure Agri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Jiang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research direction: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circular agriculture theory, policy, brand building); as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 coordinator for "home grown food".

on the shortcomings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e path to 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re-examine the valu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tegration and the fallacy of modernization then, to explore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urban-rural space-time relationship,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untryside to the post-epidemic era.

Key words: re-discover the countryside, the query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home grown food, reflect on post epidemic era.